

高密剪纸

不用笔墨和颜料,也不须案台和毛毡,一把剪刀,一张红纸,信手剪来,世间万物,物之百态,就在剪刀下跃了出来。看去轻巧随意,似无定法,细细读来,却中规中矩,拙中寓巧,意在其中,这就是高密剪纸。

三月末的一天,我们走进了高密剪纸艺人齐秀花的家。夫妻俩刚从农村搬到县城,从院子里走出来迎接我们,还如同从田野走来那样质朴。

走进堂屋,丈夫忙着沏茶。应了我们的要求,齐秀花折好一张彩纸,拿了剪刀,问了一句:“剪什么?”还未来得及回答,就见院子里飞来一双蝴蝶,不知哪位喊了一声:“蝴蝶!”齐秀花浅浅一笑,没有任何迟疑,操刀就纸,剪中有推,推中有剪,如牛犁地,似船破冰,沙沙的剪纸声伴着飞舞的纸花,眨眼间,两只红蝴蝶就从她的手中飞了出来,那第一道茶也刚刚沏好。

品着茶,话题自然是剪纸。谈师承,说交流,话借鉴,齐秀花虽敏于手而讷于言,可那激动人心的回忆还是绘声绘色。

齐秀花曾到瑞士做剪纸表演,想不到当时想要剪纸的人排起了长龙。她从日出剪到了日落,中午饭也没顾上吃。她说,不为别的,就为外国朋友喜欢中国的剪纸,不忍心让他们白白排一次队,等那老长的时间。

在日本的那次剪纸表演中,有两个日本朋友争要最后那幅剪纸,没办法,只好“将军宝”,让赢者拿走了那幅剪纸。

1997年香港回归时,齐秀花想剪点什么表达激动的心情,剪什么呢?她想到了牛。

牛吃草耕地,吃草挤奶,就像中国

的老百姓,就剪1997头牛来表达剪纸艺人的心吧。近两千头牛,还要形态各异,即使对从小就与牛作伴的她,也不是一件易事。心里的样子剪完了,就到田野山坡上看牛,最后到牛市上去观察,白天、晚上,走着、坐着,眼里、心里,都是牛,寝食不顾,亲戚朋友也少了来往。费时半年有余,终于在香港回归前夕,剪出了1997头牛,连接起来,长达百米。其中一头,被征为生肖邮票。

齐秀花是剪纸能手,也是高密灿若群星的剪纸艺人中的一员。这里的剪纸是群众性的活动,剪纸艺人是一个不小的群体。

范祚信一家堪称为佼佼者。范祚信自幼受母亲的熏陶,成了一名优秀的剪纸艺人,在南京艺术学院举办过个人剪纸展览,在北京师范大学、中央美院进行过剪纸表演。他的爱人也有一双剪纸的巧手,儿子8岁时就荣获省儿童剪纸一等奖。女儿19岁时参加了全国剪纸展,1987年5月在日本日向市进行剪纸表演时,受到当地人的热情称赞。一家人四把剪刀,有三个是中国剪纸协会会员。

说起高密剪纸还是有些来头的。据说汉武帝刘彻思念早逝的爱妾,曾召齐地的少翁剪了爱妾的身影,借着灯光顾影垂怜,并吟道:“是耶非耶,立而望之,翩何姗姗其来迟?”高密属齐地,少翁是不是高密人,无从稽考,但高密的剪纸很早就在民间流行,而且越来越红火,却是不争的事实。建一座新房,剪几只蝙蝠贴到天棚的四角上,象征着有福降临,中间剪一个圆形的龙凤呈祥,既表达了吉祥如意,又象征了内圆外方。过年了,剪窗花,剪福字灯,“红梅乍放”“年年有余”“三羊开泰”“六(鹿)鹤同春”,火红的窗花映着白雪,年味就更浓了。

日常的生活里,姑娘的花样,新媳妇的绣鞋,娃娃的虎头帽,都少不了剪纸,绣上去,虽不是珍珠翡翠,却也生出光彩。阴雨连绵,庄稼泛涝了,老太太就剪一个扫晴娘,挂在屋檐下,祈盼天晴;天旱了,庄稼枯了叶子,剪一条纸龙,放在池塘里,求龙王发发慈悲,降下点雨来。在这里,剪纸已经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。

自然,高密剪纸的题材,不仅仅限于日常生活,还在不断地拓展和升华。县文化馆挂了两幅大型剪纸,让我为之一振。一幅是《水浒传》的梁山一百单八将,一个个栩栩如生,个性极为鲜明,若不是熟谙人物,把握了著者的意旨,仅凭一双巧手是难传其神的;另一幅是《八十七神仙卷》,人物造形雅拙淳朴,线条刚劲挺拔,粗细阴阳处理得恰到好处,且极具金石韵味,可以说再现了原件的神采。

望着这两幅大型剪纸,我想,高密剪纸源自民间,流行于乡村,如今足可登大雅之堂了。

◀高密剪纸 (资料图)

▶泥老虎 (资料图)

小的时候,过春节,赶戏台,最惬意的莫过于买一只泥老虎,擎在手里,一推一拉,“咕嘎”“咕嘎”,一帮小伙伴绕着土戏台跑着,喊着,“咕嘎”着,几乎淹没了戏台上的锣鼓和锁呐。

岁月的冲洗,农村的土戏台在记忆中渐渐淡去,甚至城里的洋戏台也很少光顾,可那泥老虎还在脑海里清晰着,只是感觉有些遥远罢了。

今年春节后的一个下午,携了孙儿到街上去遛弯,突然从背后传来“咕嘎”“咕嘎”的叫声,儿时的记忆立刻回映出来。牵了孙儿寻声而去,一担泥塑停在路侧,那泥老虎、泥人、泥哨,大大小小,花花绿绿,排满了两个浅筐。大概人老了便有几份童心,那欣喜不亚于幼时,和孙儿一人一个“咕嘎”了起来。

摊主告诉我,他是高密聂家庄的。

这次到高密,直奔聂家庄,到泥老虎的家看个究竟。聂希蔚老汉在大门口迎接了我。

高高的门楼内,整齐地排列着干透的泥塑坯子,一望就知道这是泥塑之家。走进庭院,北墙下是刚刚做好的泥老虎,一排排,一行行,雄纠纠地立着,就像兵马俑那样威武雄壮。南墙下是一丘乌泥,泛着油亮的光。

聂老汉指着这堆泥巴说,真是天赐给聂家庄人的宝物,这里挖下两米,就是这种泥,粉样的细,油样的润,揉透和匀,做成坯子,晾干了,不裂;涂上油彩,不褪色;雨来了,浸不坏。一边说着,聂老汉洗了把手,领我进了堂屋。

这堂屋就像一个泥塑工艺品的展室,橱里摆的,窗台上放的,还有墙上挂的,全是形态各异五颜六色的泥塑。不但有老虎,还有顽皮的猴子、憨猪、祥羊、十二生肖,更少不了八仙、罗汉、文武财神,它们都以各自的神态,展示着聂老汉的技艺。另一间是作坊,架上各式各样毛笔,盘盘碟碟里是赤橙黄绿的颜料,台上一捆苇哨,还有一叠条状的羊皮。

聂老汉拿起坯子,头、尾、腹三块一对,内里安上哨子,中间用羊皮连了,抹上红绿白三色,一只四肢粗壮挺立、憨态可掬的泥老虎就立在案子上。我一手端头,一手牵了尾,来回一拉,就“咕嘎”

起来。我笑了,聂老汉也爽朗地笑了。

说起老虎,我在公园里见过真正的老虎,即使关在笼子里,依然威风凛凛。也见过张善孖、冯大中画的虎,那种威确也令人振奋。和他们比,这泥老虎自然是有些“土气”,但这“土气”里却有着令人欢喜的憨态和稚气,没有了丝毫的霸气。

走出聂老汉的大门,走在聂家庄平坦的街上,透过绿榆碧槐,就看见家家户户的泥塑,或坐、或卧的逍遥在那里,在夕阳下,泛着黄色的光亮,透着泥土的芬芳。

老乡告诉我,这聂家庄泥塑的艺祖叫聂福来,老家是河北省。这聂福来任有一个好名字,福气却没有来到他的身上。明朝万历年间,连年歉收,聂福来无奈,携妻带子逃荒到了这里,用这里的泥巴做“锅子花”、泥玩具,换粮糊口,这手艺就流传下来,聂家庄也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泥塑村。

这泥塑村的艺人们,十分注意老百姓的欣赏情趣,造形寓进了浓郁的乡土气息,色彩鲜艳夺目而又柔和动人。无论人物还是动物,都会动、会叫、会斗趣,让人喜闻乐见。渐渐地,泥塑越做越精,销路也越来越宽。

进入二十世纪,这里的泥塑又有了长足的进步,造形美观大方,色彩对比协调,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度。在中国美术馆展出,受到专家的一致称赞。周游了十多个国家,无一不是载誉归来。

一块泥巴,经艺人的手,就有了灵性,变成了艺术品,不仅从乡村走进都市,还从中国走向了世界。

聂家庄泥塑